

数字化 背景下

中国政治沟通研究

SHUZHUA BEIJINGXIA
ZHONGGUOZHENGZHIGOUTONG
YANJIU

曹妍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数字化 背景下 中国政治沟通研究

SHUZHUA BEIJINGXIA
ZHONGGUOZHENGZHIGOUTONG
YANJIU

曹妍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导 言

随着网络的迅速普及和网民队伍的不断壮大,网络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从最近几年国内发生的一些具有较大影响的公众事件中,都可以看到网络公众参与的踪影。

随着中国网民参政议政热情的高涨和个人权利意识的提高,网络不仅成为广大民众向政府进行利益表达甚至利益监督的重要渠道,也成为政府和官员了解民情、汇聚民智和开发民力的重要途径。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分别在2008年6月和2009年的2月,与网友进行了面对面的在线交流。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的在线交流虽然只有22分钟,却开启了中国最高领导人通过网络与普通民众进行直接沟通的先河。胡锦涛在此次与网民的交流中透露:“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做事情做决策,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中国国家领导人温家宝在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访谈室与网友的在线交流更是长达两个多小时,收到网友提问近万条,参与的网民近50万人,由此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可以预计,未来随着中国网络的进一步普及,中国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完善,网络在政治方面特别是沟通政府与民



众方面的作用,将更加突出。

网络政治实践热潮这一新现象在中国的兴起,迫切需要我们对网络政治理论进行研究。研究网络政治有很多角度,从政治沟通方面来研究网络政治便是一个重要的角度。

当前,网络参政、网络问政、网络监督、网络决策等同政治沟通有关的现象十分普遍,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一大亮点。网络及以网络为媒介的政治沟通在中国受到热捧,这迫切要求我们对中国网络政治沟通的现状与未来发展作一番系统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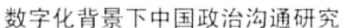
目 录

导 言	001
第一章 网络政治沟通研究和发展——理论综述	001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001
一、政治沟通	001
二、网络政治沟通	005
三、网络政治沟通特征	006
四、网络政治沟通的主要形态	008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014
一、“议程设置”理论	015
二、“沉默的螺旋”理论	016
三、“把关人”理论	017
四、“数字鸿沟”理论	019
五、公共领域理论	020
第三节 政治沟通模型	021
一、政治系统的模型:来自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	
架构	021
二、政治沟通中的政党、舆论和媒体	030



三、政治沟通的改进模型:对简单模型的重构 ...	034
第二章 从传统到网络时代:政治沟通的演变	042
第一节 传统政治沟通	042
一、传统政治沟通方式分类	043
二、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048
第二节 传统媒体政治沟通	049
一、是重要的政治沟通渠道	049
二、存在的局限性和不足	050
第三节 网络时代的政治沟通	053
一、网络政治沟通形式	054
二、互联网具有媒体特征	057
三、具备的特点和优势分析	059
第三章 网络时代中国政治沟通兴起透视	064
第一节 中国网络政治沟通兴起的国际背景	065
一、网络政治沟通热在全球兴起的时代背景 ...	066
二、美国和英国的网络政治沟通热	073
三、日本和韩国的网络政治沟通热	078
第二节 个案分析:美国政治沟通机制运行	085
——以 2008 年美国大选中的网络政治沟通为例	
一、历史沿革	086
二、网络政治沟通在 2008 年大选中的新变化 ...	087
三、行为主体的沟通动机	096
第三节 直面网络的中国政治沟通	099
一、初步发展的中国网络沟通	100
二、网络全面介入中国政治沟通	103

三、网络政治沟通在中国的发展	106
四、网络时代政治沟通热在中国兴起的现实原因	111
第四节 个案分析:中国网络政治沟通运行机制	115
——以 N 市政治沟通为例	
一、案例简述	116
二、N 市政府推动网络政治沟通的成功经验 ...	118
三、N 市公民网络政治沟通效用	119
第四章 网络政治沟通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与挑战	121
第一节 网络政治沟通对中国政治的积极影响	121
一、维护和巩固政治秩序	121
二、推动科学民主决策	128
三、提升政府形象	134
第二节 网络政治沟通对中国政治的挑战	140
一、对政治稳定的挑战	141
二、对政治决策的挑战	145
三、对政府管理的挑战	147
四、对主流政治文化的挑战	149
五、对国家安全的挑战	152
第五章 网络发挥政治沟通功能的内在审视	156
第一节 市民社会	157
一、市民社会的解释	157
二、中国的市民社会研究	161
三、媒体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及网络对市民社会建设	

004

第一章 网络政治沟通研究 和发展——理论综述

英国政治学者安德鲁·海伍德(Andrew Heywood)在《政治学核心概念》一书中写道:“概念对政治学的学人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治问题的争论往往归结为‘术语’(terms)真正意义的争论。”“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三个原因来解释概念在政治分析中异乎寻常的重要性。”^①正因为概念在研究中如此重要,我们有必要对网络政治沟通的相关概念进行试解,以期收到正本溯源之效。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政治沟通

汉语中“沟通”本义为开凿沟渠使两水相通;《现代汉语词典》则将其解释为使两方能通连;《韦氏大辞典》把沟通定义为文字、语句或消息之交流,思想或意见之交换;英文中“沟通”(Communication)一

^①[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词则来源于拉丁语 *communis*,意思是共同,指沟通双方间需要建立起共同之处;《大英百科全书》把沟通定义为用任何方法彼此交换信息。然而在被引入近现代政治学领域之后,“沟通”一词得到了重新界定,特指政治交流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信息的传递与交流,如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卡尔·多依奇就认为沟通是指对信息的接受、选择、储存、传送、分析和处理。

对中国人来说,政治沟通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词汇^①,但这种情况并不表示政治沟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不存在,或者即便存在也不重要。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政治沟通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存在,而且很重要。一部古代中国政治史,在某种意义上,便是一部朝廷与地方沟通、君与臣沟通、官与民沟通的历史,并且这三者之间的沟通状况,直接关系到一个朝代的统治能否长久。有学者认为,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能开创“贞观之治”,其重要原因不仅在于他能与大臣保持良好的沟通,真正做到了“兼听则明”,也在于他能通过与民众的良好沟通来体察民苦民忧。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京师蝗虫成灾,唐太宗李世民以活吞蝗虫的行为,向民众传达了他苦民之所苦、忧民之所忧的爱民之心,从而赢得了百姓广泛的支持。^②明朝后期,沟通中央与地方信息的通道——驿站的废除,导致了朝廷与地方之间信息长期不通,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明朝灭亡。历史进入近现代后,能否与民众保持良好的沟通,并对民众的要求作出回应,日益成为检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

从词源和概念产生的角度看,“政治沟通”对中国来说是个舶来

①现今由中国学者编写的供中国学生使用的政治学教材中,只有景跃进、张小劲编写的《政治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有专章介绍政治沟通,其余教材大都没提到政治沟通这一概念。

②[唐]吴兢:《贞观政要》,团结出版社2002年版,第327~328页。

品,政治沟通的英文是 Political Communication,由于英语中 Communication 含义丰富,早期具有给予或告知(Imparting)、传递或传输(Transfer or Transmission)、交换(Exchange)等意义。^①二战以后,随着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最初叫 Communication Theory,即沟通理论)的兴起,Communication 才有了信息交换的意思。而在中国的汉语中,不仅难以找到在词义方面与之完全对应的词汇,而且难以找到在内涵上与之完全对应的概念。中国翻译者在翻译 Communication 时,往往各取其一个侧面,于是 Communication 被翻译成“沟通”、“传播”、“通讯”、“交流”、“交往”、“通传”等。

关于政治沟通(Political Communication)的解释,理论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观点众多。国外有学者认为,政治沟通“是赋予政治过程以结构和意义之信息和情报的流动”。国内有学者主张运用控制论、信息论来理解政治沟通;有些学者则主张从传播学的全新视角来理解,即政治沟通就是传播那些有关政治信息、思想和态度的活动,是指通过一定的政治传播媒介,不同政治主体之间有效地互相传递和交流政治信息的过程。具体来说主要包括:第一,拥有政治资源的政治主体获得政治信息,进行信息处理,以特定的符号形式(如发布决议、命令、指示等)发送信息,政治沟通的受众接受政治信息并向政治信息的发送者反馈政治信息,形成新的决策的过程。第二,政治沟通包括国家与社会的沟通,执政党与人民的沟通,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之间的沟通,各社会团体之间的沟通等。实践表明,畅达互动的政治沟通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有利于整个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转,也有利于消除社会矛盾,避免矛盾的激化。

①[美]约翰·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何道宽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综合来看,政治沟通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政治沟通指的是一切有关政治的信息、思想和态度的流动和传播的过程。狭义的沟通只针对政治系统而非整个社会系统,指的是政治信息、思想和态度在政治系统的输入、交换、反馈、输出的过程。

政治沟通的效能决定着社会整合的效率,它取决于恰当的途径与方法,常用的有内部沟通、外部沟通、正式沟通、非正式沟通等多种渠道。其中,内部沟通即政治系统内部各机构、组织、部门和层级之间的横向和纵向信息的传播、交流活动,它由制度化的模式控制着政治信息的传递范围、方式、时间,有上行沟通、下行沟通、平行沟通等形式,通常采用的渠道包括行政指令、层级指示、层级传达、会议布置、宣传动员、文件发放、宣传单页、电话会议、现场办公会等。

外部沟通即政治主体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交流。这种沟通在政策过程特别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可缺少。由于公共政策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表达,但又不能反映所有阶层的利益,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引发多方面的反应,涉及的社会关系十分广泛,因此外部沟通十分必要。外部沟通的具体形式有社区活动、公众集会、政策演讲、宣传队、报告会、名流座谈会、政策听证会、新闻发布会、市长信箱、政策热线、来访接待日、表演队、宣传口号、大众传媒、政策海报等。在一个政治沟通机制健全、渠道畅通的国家,其外部政治沟通也通常是以制度化的方式来运作,即有计划、有组织的正式沟通。这样的运作方式有利于增强政府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

而适度的非正式沟通能弥补正式沟通的不足,但由于它完全按个人意愿行事,不受控制和监督,容易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在政治沟通过程中,非正式沟通不能过于活跃,不能放任自流,要巧妙地加以引导和监督。政策制定者必须充分利用正式沟通渠道,保持正

式沟通渠道畅通,让社会公众的舆论和看法尽量通过正式渠道反映出来。

二、网络政治沟通

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网络概念大多不会陌生。实际上,互联网不是泛指一般的通过相互链接而形成的计算机网络,而是特指一个把计算机链接起来的全球性网络。严格说来,互联网属于网络的一种或一部分,是一种全球性网络。现实的网络还存在大量的只对特定群体开放的网络,如美国国防部的内网。但对于绝大多数网民而言,平日接触的网络多为向所有人开放的互联网,那些不能被普通网民接触和使用的各种网络其存在与否对于普通网民来说,似乎没有太大意义。由于在今天人们的生活中,互联网是网络的常见形态,因此大多数人将网络与互联网画等号。1995年10月24日,联合网络委员会(The Federal Networking Council,FNC)通过了一项决议,对互联网下了定义。根据这一定义,互联网(Internet)指的是全球性信息系统,具体包括如下内容:(1)通过全球性的唯一的地址逻辑地链接在一起,这个地址是建立在“网络间协议”(IP)或今后其他协议的基础之上;(2)可以通过“传输控制协议”和“网络间协议”(TCP/IP),或者今后其他接替的协议、与“网络间协议”(IP)兼容的协议来进行通讯;(3)可以让公共用户或私人用户使用高水平的服务。这种服务是建立在上述通讯及相关的基础设施之上的。这个从技术角度所下的定义至少揭示了互联网的下列特征:第一,全球性。互联网属于全人类,开放性是其内在要求。第二,网址唯一性。IP地址就像人的身份证,具有唯一性。第三,规则统一性。不同的操作系统都能通过互联网规则实现互联网的全球共享。第四,服务性。互联网的功能主要在于提供服



务,而不是进行信息控制。^①因此顾名思义,网络政治沟通就是以网络为媒介的政治沟通。

网络政治沟通的主体要素,包括政治沟通的主体(政治权威与公众)、渠道(互联网)和内容(政治信息)。将网络政治沟通和政治沟通的概念进行比对,我们会发现二者之间有其内在的联系和很多相似的地方。就外延方面来看,网络政治沟通只是诸多政治沟通方式当中的一种,是以互联网为沟通渠道的特定政治沟通方式;政治沟通的范围要大于网络政治沟通,它不但包括以互联网为沟通渠道的网络政治沟通,还包括以报纸、电视和广播等渠道为代表的传统大众传媒沟通方式,还有以选举、信访和政治会议等形式展开的正式沟通方式。网络政治沟通的特质,离不开网络本身的性质和特点。作为有别于传统媒体的新传媒,网络不仅改变了政治沟通中各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还对政治沟通效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网络政治沟通特征

首先,从沟通双方在沟通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及相互关系来看,网络政治沟通的特征主要有:

(1)平等性与自由性。网络消隐了现实社会的权力关系,冲击了社会的层级结构,为沟通主体之间进行平等沟通打下了基础。而网络沟通过程中匿名性和难以监控性,则使沟通主体具有较大的自由性。

(2)交互性和融界性。互联网的交互性必然带来网络政治沟通双方在沟通过程中的互动性,从而进一步模糊信息发送者和信息接收者之间的界限。网络政治沟通主体之间的交互性和融界性,大大提升了网络政治沟通的效果。

(3)自主性和独立性。网络的去中心化,在一定程度上使信息接

^①参见张海鹰等:《网络传播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收方不再受制于信息发送方,沟通双方自主性和独立性都得到了很大提高。另外,网络还将政治表达中空洞的人民还原成生动的个体,从而保证了沟通中个性的释放。

其次,从沟通媒介自身的特点看,网络政治沟通具有以下特征:

(1)直接性。网络沟通效果有如面对面的直接沟通,没有中间人的层层把关,因此沟通的方式具有直接性。另外,网络政治沟通也不像大众政治沟通那样,需要由传媒者来代表自己,沟通者可以直接发表自己的意见。

(2)开放性。政治信息一旦上了网,就对所有网民开放,想将之掩盖非常之难。

(3)迅捷性。互联网传输图像和数据速度接近光速,网络沟通的迅捷性保障了政治信息在网上传递的迅捷性。

(4)全球性。互联网消除了传统国家边界的划分,任何人都可以就本地政治事务或全球政治事务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并通过互联网将之向全球发布,互联网也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公民论坛。

第三,从传递的政治信息看,网络政治沟通的特征是:

(1)信息海量性与廉价性。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e Law)^①告诉我们,共享网络信息的人越多,信息的价值就越丰富。信息的海量性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获取信息的成本,使网络沟通变得更廉价。

(2)多媒体。网络政治沟通正是建立在计算机的多媒体技术之上,能够同时采集、处理、存储和传递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的信息。沟

^①又称梅特卡夫定律,它是以太网的发明人鲍勃·梅特卡夫提出的。梅特卡夫法则告诉我们:网络价值同网络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如果将计算机联成一个网络,每个人通过该网络可以看到所有其他人的内容。如果有100人,由于每人能看到100人的内容,其效率就是10000;如果是1000人,其效率就是1000000。



通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信息的内容和接收条件来选择信息最终的出现方式是以文字、图片、声音或影像的方式单独出现,还是以综合的方式出现。

(3)超文本。网络沟通中大量使用超文本,这大大提高了沟通的效率。

(4)易存储、易检索、易复制和易扩散。《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曾指出:信息社会,其基本要素不再是原子,而是比特(bit)。比特与原子遵循着完全不同的法则。比特没有重量,易于复制,可以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它在传播时,时空障碍完全消失。比特会毫不费力地相互混合,可以被同时或分别重复使用。^①

(5)难过滤性。互联网的设计者将互联网设计成一个网状沟通系统,不存在中心节点,网络中的任何节点都可以像中心节点那样独立运作。互联网的这种网状结构使得要想屏蔽不受欢迎的信息在网上出现和传播几乎是不可能的。

四、网络政治沟通的主要形态

网络政治沟通形态可以有很多分类,如按照沟通内容即政治信息的存在形式,可以分为以文字沟通为主的网络政治沟通、以图片图表沟通为主的网络政治沟通、以动画沟通为主的网络政治沟通、以音频沟通为主的网络政治沟通、以视频沟通为主的网络政治沟通以及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沟通形式而形成的综合网络政治沟通。按照传递信息的渠道,可以分为通过电子邮件传播信息的网络政治沟通、通过 Usenet(网络新闻)传递信息的网络政治沟通、通过文件传送来

^①[美]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南出版社1996版,第29页。

传递信息的网络政治沟通、通过信息检索来传递信息的网络政治沟通、通过万维网来传递信息的网络政治沟通、通过 BBS(电子公告板)来传递信息的网络政治沟通、通过远程登陆来传递信息的网络政治沟通、通过在线播放(音频或视频)来传递信息的网络政治沟通以及通过下载后播放(音频或视频)来传递信息的网络政治沟通等。笔者按照社会关注度的大小,将网络政治沟通大体分为以下四种形态:

1. 领导干部上网

随着网络在中国的迅速普及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显著提升,一大批握有公共权力和掌握公共资源的领导干部,积极适应网络政治发展的潮流,勇于面对互联网的挑战,纷纷开始通过网络来与民众进行沟通与互动。领导干部上网,遂成为近年来中国政坛引人注目的新潮流,公布邮箱、开设博客、实名发帖、网上问计……从东部到西部,从省部级干部到县处级干部,领导干部网力不断提升,上网逐步成常态。^①

领导干部上网进行网络沟通的形式主要有四种,分别为:

(1)设立领导邮箱。2007年6月,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汪洋便在网上发表公开信,向全球征集建设重庆的金点子,并且还在网上公布了自己的电子邮箱,由此开启了中国省部级干部通过网络问计全球网民并公开其电子邮箱的先河。

(2)参与网络论坛和网络访谈。随着网络媒体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中国有越来越多的领导参与到网络论坛和网络访谈中来。早在2003年12月,中国时任外交部长李肇星,便在中国外交部网站和新华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据统计,2009年的“两会”期间,除了甘肃代表团的官员外,全国30个省(市、区)的106名官员和23个中央单位的

^①裴智勇:《中国政坛新气象:近七成领导干部有“触网”经历》,载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117005/8142580.html>。